

一、夭折

曇雲死了，得知訊息的那晚，海安想像她將身體從頂樓向天空射去，白衣下擺如鴿翅，隨風發出擺動聲。一道圓弧線，觸地後開出一瓣紅、一瓣白，血紅的花。

海安決定要找回大麗國小三年二班的同學，辦一場同學會。經過一個月後，四年二班活著的同學都已連絡到，可是唯獨福龍，無人知道他的消息。

第一次見到福龍，海安對他充滿好奇，曾經盯著他的臉好久好久。顴骨外擴成四方形，皮膚因為長期在漁港跑跳，被烘成蠟咖啡色，讓海砂打出點點窟窿，一雙大眼搭配深凹眼窩，眼珠子不時在眼窩裡如彈珠滾動，時而活靈時而圓睜，兩旁的耳朵如展翅的鴿翅。海安媽媽、其他家長和記者們在放學的時刻，把自己堆放在校門口。各個如飢餓的鬼等著祭祀法會展開，他們將脖子伸長，眼睛圓睜。「出來了、出來了」，所有人擠向前去，搶著最好的方位看清楚。彼此驚呼討論趨前拍手，福龍如城隍，眼珠直勾著前方大批等待救贖的鬼魂，那些被無趣日常輾平的眾魂。

而真正成為魂魄的，是在一個月前心肌梗塞過世，受人喜愛的市長。早上還精神飽滿地在街道口一一拜票，結果在正中午時，踏入廟宇拜拜不久後便倒地。他的競選海報還飛揚在電線桿、廣告看板和 supporters 的家中，咧開嘴一手比讚一手插腰，兩眼圓渾底下有深邃臥蠶，一雙招牌大耳增添福氣、和藹的氣質。支持者、對手、同黨朋友皆不敢置信，紛紛為他發言悼念。

一個月後，卻復生。因為福龍長相和市長相似，又活過來了！也許轉世！這是上天給我們這市的禮物，我願意為社會盡一份棉薄之力，資助這位家境清寒的小孩福龍進入本校就讀，校長在電視採訪時如此說道。

海安並不相信福龍是市長轉世，因為曇雲。曇雲說上次獲得模範學生獎項時有跟市長拍照過，當時他有摟她的肩，還有對她說長得很漂亮的話。那手的觸感力道，聲音的粗低，還有那眼神，跟福龍完全不一樣。曇雲叫福龍也摟她的肩試試看，為了更加確定，一次，她趁福龍請假的一天下課，召集好友們一起玩筆仙。

牛皮紙上面透出「是」和「不是」兩個詞，兩位女孩交叉手握鉛筆，將鉛筆隔空舉著。其外面又圍著竊竊私語表情緊張的同學們。海安嘴裡輕唸：「筆仙、筆仙請出來，筆仙、筆仙請出來。」筆開始緩緩移動，曇雲接著問：「筆仙告訴我們福龍是不是就是市長轉世的？」海安感覺一股推力向她的方向移動，移到「不是」的時候，筆停下。「騙誰！我來問！筆仙告訴大家我今天有沒有吃早餐哈哈」一個男孩擤著鼻涕大聲詢問，但筆依然不動。「阿這不準啦！跟你們說我今天真的有吃早餐，還吃兩份咧哈哈！」這時上課鐘聲噹噹噹敲擊教室每個角落，大家如鼠逃竄至各個座位。唯獨海安和

曇雲手握鉛筆，坐在教室地板，鉛筆筆尖依然指著「不是」兩字。海安想移動鉛筆卻無法，感覺筆被緊緊吸住，喉頭像被東西堵住，無法發聲。她緊張的看向坐在對面的曇雲，想用眼神求救。但她卻看到曇雲一動也不動，對著她笑，頭髮卻像手腳長短不一的黑怪要對她抓取魂魄。等導師進來喊罵，海安謊稱身體不舒服，回到座位後，用盡全力閉起眼睛，嘴裡輕唸：「筆仙請回去、筆仙請回去。」身體像是被打撈上岸的狗，不停發著抖。

二、獨妖踽踽

高大的男人按住小女孩的肩膀，往下壓，「看著唸！」小女孩咬緊嘴唇，一動也不動。男人站起，從廚房拿起剪刀，每一剪，頭髮都輕盈地落在地板上，直到優雅的布滿整個房間。小女孩再也無法綁著辮子去上課。「給我三千萬，要不然我會在你們的食品下毒！」大叫，圓睜著眼，而一頭長短不一的線線黑髮在昏黃的客廳燈下隨著音量蠕動。

隔天，小女孩來到班上就成為被取笑的對象。男孩子們一下課，就咿咿呀呀的圍著她嘲笑，有人甚至拔了一下女孩參差不齊的頭髮。唯獨有著一雙大耳的男孩，不笑不鬧，背脊直插在自己的座位上。女孩覺得他是特別的，等到放學後，她邀請男孩到學校後山看看，她的秘密基地。澄黃夕陽下，男孩隨著她走上山，坡度雖不陡，但腳底下的木板棧道已被山林潮濕侵蝕，每踩一步都傳來木板的哀叫。兩旁樟樹爭相往天空伸去，樹冠的陰影蓋住這兩具細小的身軀，他們無憂的踏著步，像往陰間邁進，一路往更幽暗深處前行。

終於在某一個原住民獵人製作的陷阱旁停下，一隻松鼠正被鐵線圈住脖子，眼睛睜著，吊掛在樹枝上，隨著風晃蕩。女孩蹲下身，開始用撿起的樹枝，在下方，刨起泥土，拿出一個鐵盒子。「謝謝你。」在男孩還沒理解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時，女孩把鐵盒塞進他懷中，「送給你。」

鐵盒裡有一個針筒、三顆彈珠、一張寫著是和不是的牛皮紙、一個頭髮被剪亂的芭比娃娃，還有兩股斷掉的黑辮子。

天已經夠黑，山下也開始瀰漫恐懼。市長皺著眉頭開記者會，來說明這次太麗企業的恐嚇事件。「請市民不用害怕，我已經指示警政系統成立專案小組，務必抓到嫌犯。目前也會暫時下架該公司相關產品。」

天又開始從黑轉白，光線穿透房間的百葉窗，篩出細長斷碎的光影，照在一具冰涼男孩身體上。地板上，光影縫隙皆注滿紫色汽水，空氣中瀰漫葡萄人工甜味，而滾到書桌下的汽水瓶，瓶身包裝紙上的大耳小男孩正對著前方屍體，露出開朗的笑容比讚，左方一排「太麗出產，小孩最愛」的黃字。

消息傳開，全市人民開始恐慌，有的立即丟掉家中所有太麗出產的食品、有的拿著商品和發票，在專賣店前排隊，要求無條件退貨。新聞重複播放這位小學三年級可憐枉死的男孩，記者從小男孩生前的興趣、與家人的關係，到後來找到就讀的學校，想要找尋可以吸引大眾眼球的題材。晚上報紙標題：「飲料摻氰化物釀一死，死者竟是太麗國小學童。」

四年二班的教室，女孩斜前方的空座位，桌面放滿紙鶴。老師只是說他去了很遠的地方，以後不會再出現了。女孩聽完頓時失落，還想繼續用汽水跟他換彈珠溜溜球等玩具呢，居然就轉學了。這時，女孩眼角瞥見班上一名男孩在桌下偷偷扭轉果汁瓶蓋，正低著頭準備用嘴偷吮幾口。講台上的老師突然如獸，奔跑向那名男孩，直接搶過果汁，太大的力道使果汁從瓶子裡向四方灑出不同程度的圓弧線，橘子色的果汁液也有幾滴滴到女孩的白色裙子上。「你還敢喝！想死是不是！快點擦掉，所有人都給我趕快擦掉！」班導帶著吼音的尖叫使得男孩哇哇地大哭起來，另外兩名老師連拖帶拉，扶著班導走出教室門口。

女孩瞬間明白了什麼，想起高大男人也常說「死」這個詞彙，想起針筒插入汽水瓶的那刻，還有當時高大男人因為不見一瓶汽水就用她巴掌的時刻。

過幾天，高大男人失蹤前，帶著女孩到熟識的刺青店，拿出照片，比出裡面一位成熟女子手臂的鬼頭圖騰，要刺青師照原樣刺在女孩的手腕。圖案轉印、用刺青機割線、上色打霧，最後塗上凡士林，用保鮮膜貼著。整個過程女孩並不覺得疼痛，這比起平常在手臂小腿偷割的刀痕還要舒坦和放鬆。

中國時報夜間快訊：六月引起全台恐慌的毒糖果案，兇嫌終於在今日下午一時在其屏東一間廢棄屋裡落網。六月開始，嫌犯多次向大麗公司投遞恐嚇語音，經初步調查，語音為嫌犯女兒的聲音，藉此勒索五千萬金額。如果不照做，會向大麗公司旗下多項糖果餅乾食品投毒，最終造成一死一傷。

三、尋

海安還是沒有福龍的任何消息，她按照留下的國小畢業紀念冊，福龍曾在自己的照片下方用注音歪斜地寫下當時的老家地址，決定出發去尋找。

出屏東火車站，租一台摩托車，在屏東路上飆飛，一路經過商店、透天厝，從義仁路右轉後，逐漸以檳榔樹、苦楝樹和榕樹等交織成路景，而騎到鹽埔漁港橋後，就是灰藍大海和一路跟著的防波堤。一幢紅磚平房夾在樹叢間，磚縫間卡著黑泥，旁邊搭著鏽蝕的老腳踏車。海安在門口前叫著，一頭長髮如章魚腳隨海風晃蕩。終於，一位矮胖的婦女走了出來，眼睛直盯著她瞧。「我想找福龍，李福龍，我是他國小同學海安。因為之前他有留老家……」話還沒說完，矮胖的婦女後退到門內，左手揮了揮，示意進門。

海安進門後，環顧四周，客廳只有一張桌子和兩個椅子。坐定後，一抬眼，紅磚牆上有幾個裱框的照片和獎狀。其中顯眼的是福龍替大麗公司拍的宣傳照片，露出開朗的笑容比讚，左方一排「大麗出產，小孩最愛」的黃字。這時她想起曇雲，曾經跟她一起取笑福龍的做作，在下課時圍著他誇張地比出這個姿勢，大叫：「大麗出產，福龍最醜」。照片左下方是一排獎狀，海安記得，當時福龍幾乎都獲得每月最佳學生楷模獎。

海安盯著照片的臉孔一陣後，覺得心臟又開始不規律地拍打，且窗戶灌入的海風直鑽太陽穴，刺

痛。喝口茶潤潤喉，跟福龍的姊姊說明來意，不知道是過度期待還是覺得開成同學會的興奮想像，說明的過程聲音都在微微顫抖。「請問現在福龍去哪裡？」

「三年前他在漁港堤防邊吸毒，結果到天亮沒回家，警察說現場只有留他的鞋子和手機，打撈很久都沒找到，我也去問過池王爺，得到凶多吉少的答案。我們父母都在去年相繼過世，就你看到的，只剩下我一人。我其實今年打算離開這裡，我弟應該死在這片海了。我弟其實當時從小學被送回這裡，就一直精神狀況不好，國中反覆休學、復學，過得很辛苦。」姊姊從懷中給出一個鐵盒遞給海安，「給你，這些是他的遺物，如果同學會開得成，就用這個代替我弟參加，謝謝你們還記得他……」眼淚在眼眶細小冒出，用手迅速抹過。

海安聽不清楚後來姊姊又說了什麼，手緊緊掐住鐵盒，腦袋嗡嗡作響。她往窗外看去，湛藍的天浮著幾朵白雲，她似乎看到這位大耳男孩在堤防赤腳跑跳，揹著釣竿，手拿水桶晃來搖去。眼珠興奮地咕溜著轉，他擺出招牌調皮，吐舌用手捏著雙頰，捏起一堆如老人的皺紋，說：「女生愛哭羞羞臉」

海安將身體癱在座椅上，任由火車輕搖。眼睛垂下，看到隔壁座位的少女，一雙粉色高跟鞋踩在灰綠色的地板。福龍的姊姊說曾有一個少女來找福龍，半年前。印象深刻的是來到漁港小鎮卻踩著黑色高跟鞋，耳朵鑲著兩顆圓鑽，拎著金色皮包來找。說也是國小同學，臨走時，手握姊姊的雙手，手腕有一個鬼頭刺青圖騰。是曇雲嗎？大腿上的鐵盒裡持續發出清脆的響聲，隔壁少女終於受不了，用手比向盒子，「能不要發出聲音嗎？」海安連聲道歉，趕緊打開鐵盒蓋子，打開的瞬間，想起是遺物，所以更顯慎重地確認好角度後開啟。鐵盒裡有三顆彈珠、一個頭髮被剪亂的芭比娃娃，其餘的是無數張大麗糖果的糖果包裝紙，塞滿整個鐵盒，以至於一打開，包裝紙溢出飄散。剛好又是火車停靠高雄站，旅客正上下車，許多下車乘客就這樣鞋子黏著各色包裝紙而帶往各處。海安慌亂的彎下腰撿起剩下墜到地板的包裝紙，這時手機也從口袋掉出，摔在地板的紫色包裝紙上。

手機這時跳出 Line 新聞訊息：今日宣布參選下一屆市長的李建修，是已故受人懷念的市長李滿旭的兒子，七年前心肌梗塞而突然離世，他的兒子決定披起戰袍，繼承爸爸政治精神。

四、眾妖漫漫

點開新聞留言處的連結，一部三分鐘的影片直瞞海安的眼。

「本報記者現在來到的是屏東鹽埔鄉的福龍弟弟的老家，傳聞因為大麗公司從下毒案後產品銷售量下滑，有可能會在近幾周宣布破產。而被大家疼愛的國民弟弟也被遣送回到這裡。本台獨家新聞，找到福龍弟弟的老家，我們現在靠近看看。」

「幹什麼！你哪台記者？我們不接受採訪，滾！」

「哎喲死小孩，叫你不要出來幹什麼！」

「大麗出產，小孩最愛，我是可愛國民的弟弟福龍，給錢給錢，給錢才能拍！」

「不要這樣，不要打人，我們只是想了解弟弟的生活而已……」畫面旋轉掉在地板後停在黑暗中。

網友：還記得他嗎？不知道要參選的李建修會不會找他重出江湖，現在有沒有福龍弟弟的八卦？

影片中的福龍明明已經十三歲，身高如七歲。頭髮白垢油膩，身穿紅色略髒的上衣，短褲下的腿瘀青和針孔遍布，臉上有傷痕和髒污，原本晶瑩如彈珠的雙眼卻像是鍋裡待煮的雞的一雙墨黑眼，原來這時候的福龍已經死了。

網友：真精采的影片啊！不過更精采的是當時跟福龍同班的四年二班，記得大麗下毒案件嗎？我是這班的同學，內幕可多了。不用跪求，給大家看當時的新聞影片，有想知道更深的內幕私訊我，也歡迎記者聯絡。

因為犯案細節不小心洩出，十歲的曇雲被女警帶著出家門的那刻，記者和鄰居全都簇擁前進，雖然曇雲有被蓋住布，女警也護著。但海安一眼就認出手腕的圖騰，也因為爸爸逃亡，一段時間被疏於照顧，一頭短髮凌亂，陽光照射到的髮絲因油膩而略帶反光，衣服皺摺，穿著的短裙只有大腿一半長度，裙子鑲滿銀白色亮片。突然，曇雲用手摘下頭上的布，塗滿嘴唇的口紅向前方笑，蒼白的臉，右眼有一圈瘀血。原來這時候曇雲也死了。

海安收起手機，將鐵盒放進後背包，晚上十點，台中站到了。她捏緊後背包的背帶，一直走著一直走著。走下柳川後坐在階梯上，無人，只有燈光。海安將鐵盒打開，將剩下的包裝紙抓起、扔往川裡。那紅的黃的紫的綠的，略帶透明的長方糖果紙在空中畫出無力弧線後墜於川中。景觀燈將糖果紙折射，川中鑲滿虛幻的彩片。海安喘不過氣，心臟被已逝的魂魄掐緊。

晚上十二點，百妖夜行。牙齒外露前禿的女鬼飄盪，單眼獨角的獸在階梯跑跳，兩層樓高的斷頭男妖正吐著舌年黏起川中的包裝紙，黑黝皮膚打著赤腳的福龍正蹲下身大口喝水，水從身上的針孔一一絲一道的滲出。身著白衣滿頭鮮血不斷滲出的曇雲正玩起鐵盒裡的彈珠，敲擊川中的鵝卵石，叮叮咚咚在寂靜夜裡響起。

清晨五點，海安靜靜躺在冰涼的石梯上，只有水聲和遠處幾隻麻雀在行道樹上啼叫。此時，警笛聲由遠而近的奔向柳川，兩名警察走下，其中一名笨拙的警察在彎下腰要確認生命徵象時，不小心踢到鐵盒，匡噹，鐵盒一路摔下階梯。

一周後，在勤美綠園道的咖啡廳，舉行大麗國小四年二班的同學會，海安並沒有來。